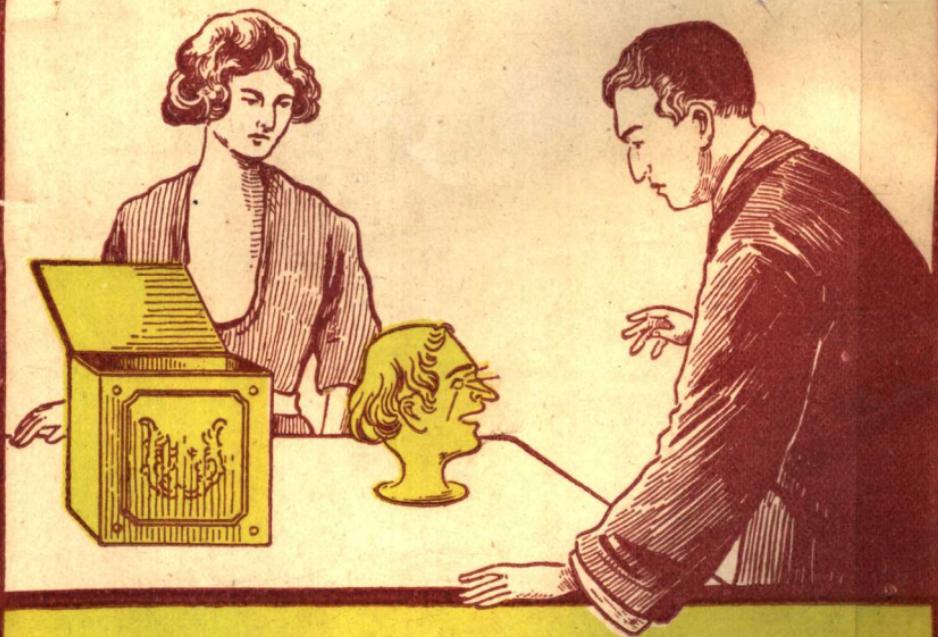


編二十八第集三第書叢部說

鐵匣頭續編

冊 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定價二元四角
分訂八厚冊

本書敍前清事。詳而有徵。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點評清代演義



本書敍前清事。詳而有徵。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鐵匣頭續編卷上

美國哈葛得原著

靜海陳家麟同譯

續第二段

第八章

野魯登知已出險。遂不行獵於遠地。但取庶獸不再尋野牛。徐徐往來近地。於是者數月。爾乃司開槍亦妙。尤悉是間之風土人情。及布爾之習慣。飲食雖靡然。甚得野趣。而爾乃司鄉思頓滅。胸次
開拓。卽經辛苦。然尙思以法自躋於安逸。道中旣得野魯登爲伴。
歷咸足爲師。而情性尤爲契合。野魯登爲人沉靜寡言。言
離不中蓋。長在野人之中。匪微不洞。因熟生巧。謀定始發。方其由

那他魯歸英。未及數月。乃於國情國俗。及諸科學。頗能了其大凡。言皆不舛。以此之故。爾乃司尤服。間及哲學。亦能應對了了。已而至伯雷託雷亞。卽全司瓦路之都城。本圖稍息其肩。然後再赴內地。行次得其利便。卽行休息。程途極紓。行人往往生火於道側。食後卽行。餘薪尙熾。卽之治飯。以免鑽燧。頗以爲樂。爾乃司本能行炙。見人留餘火。則大喜過望。一日侵晨而起。去伯雷託雷亞尙十五咪。本期盡日之力可及。然尙徐行。爾乃司遂令馬初庫前探。曾否有人留火。已而果得火。卽令馬初庫添薪汲水。爾乃司身臨火次。視之。忽得一小刃。衆視之果然。此外尙有剪子及錐。悉置火旁。刀柄爲鹿角。爾乃司取視。疑爲常見之物。及仔細視之。忽大驚愕。野魯登繼至。問曰。何爲驚訝。爾乃司指此小刃之柄。上有字母。野魯登繼至。問曰。何爲驚訝。爾乃司指此小刃之柄。上有字母。

魯登曰。此刃似行客所遺。吾甚願得其原主還之。爾乃司曰。君不曾聞吾有良友。遞雷美乎。此吾前數年贈之。其上有遞字之字母。野魯登曰。妄哉。小刃豈無相同。胡得認爲朋友之物。爾乃司曰。不然。吾友決來覓我。野魯登聳肩以爲無據。爾乃司不答。癡視其刀。野魯登曰。汝曾爲家人作書乎。爾乃司曰未也。吾前次寓書在司考尼所轄地。適有人赴來爾登伯格。吾託彼將去。野魯登曰。此書恐不必達。今茲宣戰。其人安敢至彼。爾今當另作一書。爾乃司曰。吾本擬向伯雷託雷亞再寓一書。然心緒如麻。無能拈筆。因納刀於衣囊之中。是夕至城外廢堡中。堡居山上。下臨伯雷之城。意過此廢堡立時入城。車行大街之中。見布爾車輛極多。是日爲聖節。故衆皆齋至。沿道街署皆張燈稱賀。卽英人亦多。爾乃司忽曰。車

止前面似有爭競之聲。野魯登曰。吾英人好事本不能自禁。卽下車趨視人羣。見衆布爾中。有極著名之人。名萬支魯。力大無窮。能爲百戲。有人言其力能舉一車。車重三千磅。萬支魯以雙臂託之。其人高可六尺七寸。重可十八磅。司同門牙及齒。皆二重。是夕此巨人坐於車上。吸巨菸斗。菸斗之大。稱其量也。十步之外。立一英國之少年。高下略與之同。注視此巨人不已。似細量其腰圍。此少年亦屬新到。卽遮雷美也。適有一小童。爲號登叨種人。似卽萬支魯之奴。斯遮雷美之處。尙有一人。爲英人。能作荷蘭語。遮雷美曰。此童子告其主人失一牛矣。童子語後。而支魯怒直取此小兒。以皮革縛而繫諸車轅之上。此英國人卽曰。君試觀布爾人處置此童子。遮雷美曰。布爾者巨人大乎。忽見行帳中有一婦人。探首出問。

萬支魯何事。萬支魯告之以失牛。婦人大怒曰。鞭之。婦人語後卽就車中出鞭授其夫曰。當剝此童子之黑皮。惟勿傷其腦。腦破將不能任役。血出無傷。吾自能敷以善藥。女語後而童子復縛之車轆。於是行人爭集而視。布爾人與英人雜立而觀。萬支魯謂其妻曰。吾力鞭此愚物。令爾悅目。爽心。布爾人咸笑。悅而萬支魯執皮鞭。笑醫盈盈。一舉其臂。其巨乃同人股盡力一下。鞭中童子之背。童子大號。蓋穿車衣。鞭下衣。裂肌膚。立綻。血乃噴溢而出。婦人曰。佳。而布爾之人亦大笑。贊助之初。無憐憫之心。獨有一人氣湧如山。則遮雷美也。二目盡弩。皆且裂直前。近力人之側。阻之勿鞭。操英語斥其非。是顏色凜凜如對嚴敵。曰汝無膽。之小人。萬支魯不辨其言。乃笑顧觀者。此英人作何語。有人答言。譬汝也。萬支魯性。

質尙佳。初不發怒。但笑曰。英人多風漢。此人乃尤風語後復鞭其奴。而遮雷美仍不行。萬支魯此時似怒斥遮雷美曰。汝趣行乃不知我爲萬支魯耶。遮雷美得英人譯語亦語之曰。我亦非無名之人。蓋遮雷美也。萬支魯曰。此腦病之人何語。遮雷美曰。我欲爾不宜行此殘虐之行。萬支魯曰。我不之答。彼將奈何。遮雷美曰。我必以道止汝。勿鞭。卽有人轉語。衆皆大笑。萬支魯亦笑。以爲遮雷美殆風漢也。因力推遮雷美。仍鞭其奴。遮雷美奪其鞭。擲諸二十餘碼。以外萬支魯知遮雷美有意較量。卽舉拳。其拳大如羊股。力叩遮雷美之腦。腦果受拳。則遮雷美將立死。然遮雷美技擊亦精力避其拳鋒。萬支魯之拳竟中車板之上板。乃立破而遮雷美斗出一拳。正中萬支魯之口。雙重之牙立時動搖。尙不仆。英人大呼。

其佳而萬支魯之黨亦稱萬支魯之能尙問曰此英人爲誰乃敢與萬支魯較力萬支魯牙痛血湧吐出門牙數枚此時有英國之少年。挽遮雷美曰足下勿爾此人爲此間力士汝能與角亦自非。凡。遮雷美曰我不之懼卽去其外衣授此少年曰吾友爲提此衣。少年曰可吾與君鄉誼也且甚願君敗之此獵可以智取一當其。鋒。決無幸吾曾見其一拳斃牛也。遮雷美笑曰請君問此無膽之人果能力勝其人能否將此可憐之童子開釋。少年卽傳語告萬支魯。萬支魯答曰可果敗者卽奉贈此童意二分鐘中當糜碎之。於是二人較藝。萬支魯高可六尺七寸。遮雷美則六尺二寸半耳。二人相較。遮雷美少亞於此力人觀者似已有軒輕蓋遮雷美之重。不過十四司同然熊腰虎背體極輕靈胸博而臂若鐵多筋而。

少。肉。足。尤。輕。趨。其。內。工。深。矣。萬。支。魯。肥。而。肉。鬆。舉。動。至。笨。英。人。觀。
者。防。遮。雷。美。非。其。倫。匹。此。時。二。人。各。占。地。位。遮。雷。美。虛。晃。其。拳。直。
趣。萬。支。魯。之。胸。萬。支。魯。力。執。其。手。推。之。遮。雷。美。退。出。數。十。步。以。外。
仰。翻。於。地。布。爾。人。大。贊。英。人。皆。內。慚。然。而。遮。雷。美。已。蹶。起。復。前。拳。
之。英。人。聚。者。愈。多。揚。聲。助。氣。遮。雷。美。心。念。此。非。敗。也。此。時。爾。乃。司。
及。野。魯。登。已。到。爾。乃。司。曰。天。乎。此。遮。雷。美。也。奈。何。與。人。校。藝。野。魯。
登。曰。勿。驚。其。人。彼。見。汝。氣。且。立。餒。汝。今。姑。藏。吾。後。以。觀。然。爾。乃。司。
心。痛。如。刲。卽。野。魯。登。亦。慄。慄。危。懼。遮。雷。美。既。趣。敵。萬。支。魯。出。拳。毆。
之。遮。雷。美。力。避。萬。支。魯。一。撲。而。空。遮。雷。美。橫。觸。其。頤。拳。下。甚。烈。萬。
支。魯。身。軀。動。搖。欲。仆。英。人。大。呼。稱。遮。雷。美。爲。大。威。得。也。力。入。萬。支。魯。
神。定。復。進。亦。時。時。斂。避。遮。雷。美。彼。此。環。走。數。週。而。執。衣。少。年。徐。曰。

可直取其胸。彼肉重不實，易創也。遮雷美悟乘隙，攻其胸背，拳着而痛，遮雷美不取其腦部，但取其身，而左臂反中敵拳，立時麻木。幸卽來甦，怒極疾取其吻唇，裂血溢，此時布爾與英人各爲其鄉人，極力呼囁，然勝負初未定也。野魯登謂爾乃司曰：「若友良佳足以制敵，乃竟有不測之事。」敵拳中遮雷美之額，遮雷美立暈於地，英人爭進以水，摩其額，遮雷美立甦，復戰而遮雷美左右斂避，不當敵鋒，已而遮雷美力復其初，忽一拳中萬支魯之胸，胸破肉綻，萬支魯微有喘息之聲，似已憊者，其人力偉，終不如遮雷美之趨捷，而布爾人爭呼萬支魯曰：「勿與爭鋒，以力抑之，則立仆於地矣。」萬支魯如言，將仆，遮雷美於地，然遮雷美左右避其疾，如猱無懈可乘，而胸前爲遮雷美所中，亦幾仰翻於地，萬支魯忽高舉拳脇

下適爲遮雷美所中。勢如山崩。仰翻於地。如野牛之中槍而死。少須復起。口血挾牙俱下。復趣遮雷美。而遮雷美竟爲抱提英人大呼曰。彼此較拳。安能抱提此非法也。然布爾之人。則欲遮雷美立時糜碎而死。萬支魯欲按而倒之。而遮雷美屹立如山。不爲動。布爾曰。此人似爲魔鬼所憑。非人也。萬支魯用力揉之。而遮雷美足已離地。將倒矣。爾乃司大驚曰。遮雷美顏色變矣。然遮雷美氣咽不能呻。亦知敗矣。正欲量問。忽聞有異聲近其耳。其聲甚柔。言曰。遮雷美汝反抱而舉之。卽不敗。蓋遮雷美曾從名師馬西焦習技擊。師授之巧藝。而師反爲遮雷美所仆。此時遮雷美聞人語。而萬支魯亦適少緩其力。遮雷美噫氣神定矣。二目復明。知爲爾乃司之聲。卽憶及師授之巧藝。以足點地。極力一伸。而萬支魯之膊立。

鬆。遮雷美。力復反抱萬支魯。彼此爭揉布爾大。睜胡不仆之。二人持爭久之。遮雷美忽將萬支魯摔之上。萬支魯晕而不醒。臂亦立折成廢疾。之人有六布爾昇之而去。

第九章

力人既大敗。英人大贊布爾人。則大醫方欲迴步而行。見爾乃司奔至喜極。力亦大疲。立暈於爾乃司之臂上。英人見同鄉勇士暈於地上。卽羣昇至歐洲逆旅。肆主亦英人。爲易其衣。滌其創。爲之奔走。謂爾乃司曰。勇士果留於此。無論日月之淹久。吾皆供之美酒。恣飲不復計值。尙勇也。由此觀之。英人之愛國愛種。可云摯矣。遮雷美飲酒而醒。衆皆趣賀。卽坐之榻上。羣昇而過市。大唱國歌。而英之領事以吏止之。防激動布爾之人。趣其昇歸。衆爭飲以莫

那波酒。此時爾乃司幾無進言叙舊之地。衆請遮雷美演說。遮雷美曰。諸良友聽之。吾英國人也。蒙君見愛。力戰經時。一無所得。此人初非有能。諸君儘可勝母須我也。我亦倖勝而已。衆聞言鼓掌如雷。遮雷美曰。吾幸不敗。蒙諸君之寵。不惟寵我。實惡布爾之人。吾思其人已受重創。實則吾與彼何仇也。此時始顧爾乃司曰。吾友吾覓汝久矣。復曰。吾不能更演。渴不自聊。衆曰。趣進美酒。遮雷美曰。吾甚欲伊娃及道婁西。至此一觀吾戰汝謂然乎。衆進酒時。稱美不絕。皆起立唱國歌。唯領事遣來之吏與爾乃司仍坐不動。衆已洪醉。彼此引手不絕。爾乃司愀然思引遮雷美他適。而野魯登已出守牛車。爾乃司亦模糊而寢。明日遮雷美頗覺額痛。爾乃司醒。見遮雷美臥於對榻。爾乃司亦覺暈。忽大怪昨夕之事。以爲

何以與遮雷美對榻而眠。少須憶及比武事。並飲酒演說。咸歷歷在目。復憶及遮雷美述伊娃事。詎伊娃有書來耶。俄頃之間。千頭萬緒。集於胸中。而馬初庫入。與主人爲禮。後上咖啡。蓋此間晨起。必進是物。爾乃司曰。我胡以在此。馬初庫遂述其夜來事。言諸客皆醉。主人亦醉。臥於案下。吾扶將入室。不便更宿車中也。爾乃司方知沈醉。故生首疾。遂呼遮雷美起。遮雷美一醒。以手自抱其頭。引目四顧。馬初庫與之爲禮。亦外出取咖啡。屋中但餘二人。同坐。引手親吻。始談鄉事。爾乃司曰。吾友何以能來。遮雷美曰。卽來覓爾。爾久久不會作書。家中思書若渴。故束裝奉訪。且老舅甚念君身。厚贈川資。吾有類親王奉使。並聞人言。爾在馬雷白格。吾思必轉至伯雷託雷亞。不圖果於此相見。君謂我思力如何。然爾胡不

草草作一家書。道妻西念爾。幾欲破碎其心。老舅亦然。但噤不示人耳。爾乃司曰。吾已於司考尼中附寄一榦。想已爲人沈沒。語時甚慚其負心。卽曰。老友。吾殊無善狀。足陳被罪以來。心神髣髴。人與事若不相屬。遮雷美曰。爾與人決鬪。能中彼善槍之人。爲技殊精。爲吾意料之所不到。爾乃司曰。吾豈好名者。須知殺人之狀。一閉目。卽如見其人心魂尙爲之怖悔無及矣。遮雷美曰。此不過出一彈子而已。何關善惡之果。且汝不死。彼彼卽死。爾以性命相博。得失均耳。何悔之云。爾乃司曰。此心尙爲伊娃而戚。吾作書予之。彼並不答。今汝來。伊娃獨無書奉託耶。遮雷美此時頭痛。以手摶之。笑曰。汝未交此佳運也。爾乃司太息曰。計與伊娃訂盟以後。百事不思。但思其人。今棄我如遺。想微賤不值玉人一顧。以彼絕代。